

秋 之 恋

赤
子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秋之恋

作 者 赤 子

责任编辑 宋亦工

装帧设计 戴程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20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7—80570—227-6/I·80

定价：4.80 元

目 录

一	陌生人的来信	1
二	秋云一家	4
三	独身主义	11
四	意外的选择	25
五	A城初会	35
六	车站偶遇	48
七	痛苦的拒绝	58
八	火热的心，真挚的情	72
九	初恋的甜与苦	79
十	友情	84
十一	寄人篱下	97
十二	逼上梁山	115
十三	辛酸的相会	132
十四	不欢而散	141
十五	心欲静而情不禁	149
十六	书信往来	164
十七	故友重逢	177
十八	相会在上海	182
十九	金榜题名	195
二十	希望破灭	216

二十一	解放前夕	225
二十二	情随事迁	238
二十三	定情	253
二十四	不如意的天津相会	274
二十五	最后的风波	288
二十六	藕断丝连	301
二十七	新的开始	312

一 陌生人的来信

吃过晚饭，岳平回到宿舍，想把明天要带走的東西准备一下。他已经买好去北平的火车票。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学生，今年二十岁。颇长的身材略显消瘦，下颌与鬓角相连的地方微微有些发青，这是刮修过的络腮胡子的痕迹。人都说长络腮胡子的人比较漂亮，岳平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他五官端正，两道粗黑的浓眉下，有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鼻梁略高，嘴唇微厚。分梳着的一头乌发，给他的仪表平添了不少光彩。遗憾的是在他的左额上，有一条明显的四厘米长的伤疤。那是他小时候跳进河里救人时落下的。

岳平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他匆忙撕开，不小心把里面的信纸撕坏了，只好将它展开，小心地拼起来。

岳平学长：您好！

我曾在西安的长安中学上过学，今年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今天在《长安校友》上见到您写的一篇文章，对我考大学有很大的帮助。上海交大是我理想的大学之一，我很希望了解贵校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有关招生方面的消息。因此，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抽空赐教。谢谢！

谨祝

愉快

学弟

苏秋云敬上 1947年6月23日

信的字迹娟秀而工整。再看信封，上面写着：

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机械系

岳平 学长 启

A城鸭子弄十五号寄

信封上的字体和信纸上的不一样，是用仿宋体写的。岳平心想，原来是长安中学的一位校友写来的。他仔细把信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猜测这可能出自姑娘的手，“秋云”这个名字很象女性。虽然她自称“学弟”，但是岳平毫不怀疑她是一位“学妹”。他喜欢她写的字。他有些懊恼，埋怨自己太鲁莽，把信纸撕坏了。他用小刀裁了几张纸条，将信纸翻过来，小心翼翼地拼贴好，发誓以后不管接到什么信，一定用剪子把封口剪开。

岳平没有马上整理行装。他坐在床上，把拼贴好的信纸翻转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折起来装进信封，放进抽屉里。不知为什么，他耳边不断地响起“秋云”这个名字，他真想见一见这位秋云姑娘。她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子呢？他不禁暗自好笑：真是活见鬼，世上有所谓一见钟情的，而我一见也没有，怎么会……

“岳平！”同宿舍的邵国钧回来了，打断了岳平的思绪。邵国钧问道：“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我这就收拾，”岳平回答说，“刚才我接到长安中学一位

校友的信，她准备今年暑假报考咱们学校。我明天要去北平，恐怕来不及接待她。我想把你和尚子龙介绍给她，到时候请你们二位帮助她解决一下食宿问题，你看行吗？”

“没问题，都是校友嘛。是刚才桌上那封信吗？你们早就认识？”

“不，她是见了我在校刊上写的那篇文章才来信的。”

“这么说你们不认识，我看那字迹象女孩子写的，她叫什么名字？”

“苏秋云。”他找了一张纸，把姓名和地址写好了交给邵国钧：“关于咱们学校招生的情况和消息，请及时告诉她。”

“遵旨。看她的名字肯定是个女孩子无疑了。”邵国钧笑着看着字条说。

“我想也是，”岳平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所以更应该多帮忙。”

“你就放心去吧。”

岳平整理好行装，便给秋云写回信。这一夜，他睡得不大安稳。

二 秋云一家

秋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姑娘。中等身材，一张椭圆的面。宽宽的额头上，总有一绺不听话的短发飘在发际的中间。她眉毛虽弯却不太细，眼睛虽圆却不常睁大，牙齿虽白却有点不整齐。嘴比较小。头发浅黑，两条辫子细细的，辫子的末梢系了一根藕合色的头绳，打着蝴蝶结。如果说这位少女的容貌，多少有点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一对深深的酒窝。这对酒窝即使在她说话的时候也能显示出来，当然笑的时候就更明显了。不过她很少笑，倒是常常眉尖微蹙，总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

这天，秋云一个人在楼上小房间里温习功课。妹妹秋风白天不是在外面转，便是在楼下玩或做功课，很少到小房间里来。母亲文仙知道女儿在用功，也不去打搅她，即使开收音机，说话，声音也都很低。这倒给秋云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这会儿，她刚看完一本《大学投考指南》，想到楼下去休息一会儿。她看到妈妈坐在客堂里靠长台的一张八仙桌旁边择菠菜，便坐下帮着一起择。文仙趁女儿休息，随便问道：

“阿云，你这么用功，今年有把握考上大学吗？”

“很难说，反正我尽力而为吧！”秋云回答。

“咱们全家的生活将来全指望你了，你妹妹……”

“妈妈，”秋云不等文仙说下去，便插嘴说，“您又来了，‘妹

妹还小，象个男孩子，不懂事，将来爸爸老了，全家的生活就靠你一个人了。”我的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

文仙没有再往下说，她觉得对女儿说这些显然多余。于是母女俩都不语了。

秋风比姐姐小六岁，今年十三岁，上初中一年级。她长得象爸爸，长脸大耳，大眼睛大嘴，没有姐姐秀气，她常说妈妈偏心眼，把两个酒窝都给了姐姐。她成天嘻嘻哈哈，又蹦又跳，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弹球，打弹弓。不喜欢念书，一做功课就打盹，考试常常不及格，但是她并不笨，每次补考，总是在九十分左右。说也奇怪，她不怕爸爸妈妈，就怕姐姐，姐姐说的话她倒有时肯听。

“阿姐，阿姐，”秋风的喊声打破了沉默的气氛。她一手拿着弹弓，一手拿了一封信跑了进来，“我走到弄堂口，沈叔叔给了我一封信，是你的，上海交通大学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大学里还有人和你通信？是谁来的？”

“快把信给我，”秋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信的内容，“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秋风把拿信的手放在背后。

“再不给我，我可要生气了。”

“小风，”文仙一面收拾桌子把菜放在篮子里，一面说，“快把信给你阿姐，她的信关你什么事？”

秋云怕妈妈误会，忙说：

“是长安中学的一位校友来的，他在校刊上写了一篇关于考大学的文章，我去信问问有关上海交大的一些情况和招生的消息。这是他的回信，明白了吧？快把信给我。”

“你和他长安中学就认识吗？”秋风把信递给了秋云。

“不认识。”

“不认识？你怎么给他写信呢？”秋风不解地问。

“那有什么关系，是校友嘛。”秋云边看信，边回答秋风的提问。

“校友和同学一样吗？”

“差不多，也是同学。”秋云有些不耐烦了。

“是女同学吗？她叫什么名字？”

“你有完没有，”秋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没有看见我在看信吗？”

“那你看完信再告诉我，我出去玩了。”

秋云在给岳平写信的时候，确实费了一些脑子，不知称呼什么好，又怕人家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看不起中学生，会置之不理。没有想到这么快便收到了他的回信，还称她为“学长”，这真使她受不了。一位大学生怎么能称中学生为学长呢？信中介绍了一些上海交大院系的情况。招生日期在8月中旬。他信上说6月26日要赴北平，并将北平的地址也告诉了秋云，让她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他去信。还给她介绍了另外两位校友邵国钧和尚子龙。他们可以为她投考交大解决食宿问题。他真是一位热心的人，秋云心想，想得很周到，也比较细心。秋云又把信仔细看了一遍，信上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一定是位意志坚强的青年。

根据岳平的介绍，秋云给邵、尚二位校友写了一封信，询问了一些问题。没几天，便接到了回信，他们对秋云提出的问题一一予以答复，并告诉她食宿不成问题。她心里万分感激。

秋云在A城中学有两位比较要好的同学，一位叫卜英惠，另一位是邮电局局长的大女儿赵静贤。

虽然投考交大的食宿解决了，可是投考其他学校，食宿还是成问题。秋云听英惠说，她家的邻居许爱琴，在上海爱华女中上学，据说她们学校有地方住。英惠打算住在她们学校，秋云也想住在那里，只是不知道行不行。于是，她便去找英惠商量。

卜英惠性情温和，稍爱修饰，长得也还俊俏，稚气的圆脸上常带微笑，似乎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她哥哥是个医生，在A城有点小名气，家庭生活挺不错，因此父母都主张她学医。她也就决定报考医学院。秋云到了卜家没有坐，叫上英惠一起到了许家。许爱琴早就听英惠说起过秋云，知道秋云喜欢理工科，她也喜欢。这在当时的女同学中是不多的，因此她早就想和秋云认识。英惠见了爱琴就说：

“爱琴，我把你的‘同志’带来了，介绍一下吧。”她给她俩作了介绍。秋云见爱琴穿了一件蓝色小方格的短袖衬衫，一条黑色印度绸的裙子系在衬衫外面，短短的头，象个运动员，显得很精神。据英惠说，她有一双不知疲倦的眼睛，嗜书成性，虽然不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但记忆力也非常强。她思想敏捷，能言善辩。秋云也很想认识这位“同志”，因此两人谈得很投机。爱琴说，学校放假有的是空床位，她和管宿舍的老师也比较熟，住几天不会有问题。吃饭学校有食堂。她最后说，等定了去沪的日期，再告诉她们两人。秋云很高兴，不仅解决了今年暑假投考的食宿问题，还认识了一位志趣相同的朋友。

7月9日上午，英惠通知秋云后天早上去上海。于是秋云开始整理东西，要带的书实在太多了，看看这也用得着，那也_也用得着，不知丢下哪本好。挑了又挑，总算留下了几本。文仙

为她准备了行李、褥子、毯子、床单等，换洗衣服就装在枕头套里，这样可以减轻重量。

秋云由于白天整理东西累了，晚上秋风上床不久，她也上床睡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侧身向里，闭上眼睛，想早点入睡。可是睡不着，又翻身朝外，感到眼前有些发亮，睁开眼睛，见月光透过两侧窗帘中间的宽缝，在楼板上涂抹了一条白色的光带，照得房间里的东西隐约可见。她晚上睡觉怕亮光，于是起来走到窗前，见窗外月色柔和，皎洁如昼。她也无心欣赏这美好的夜景，轻轻把窗帘拉严又上床睡了。她以为现在可以安然入睡了，岂知仍然睡不着。她想了好多好多事情。想到去年回到故乡以后，学习成绩虽然不算太坏，但比起在西安、重庆时却差了不少；想到由于鼻炎病而经常头晕，动手术又没有钱；想到妹妹太小又淘气，自己的责任重大，要是今年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想到这次去上海，可能就要决定自己今后的命运。想到……她不敢再往下想了。

第二天下午，秋云接到岳平从北平寄来的信，正看时，秋风闯进来了，问道：

“阿姐，这是小马哥哥寄来的吗？写的字怎么和以前的不一样？地址也变了。”

“小风，”文仙郑重其事地说，“你就爱多管闲事，连我和你爸爸都不问她谁来的信。”

“我就随便问问，也没有管她。”秋风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问秋云：

“哎，阿姐，重庆怎么好久没有信来了？”

“你不要吵了好不好？”秋云不耐烦地说。

“小风，阿姐明天要去上海了，你也不帮帮忙，还要和她捣

乱。”

“妈妈，用不着她帮忙，她越帮越忙。”

秋风特别怕让她帮忙，不知到房里拿了什么东西，一溜烟儿又跑出去了。

岳平在信中问秋云和邵、尚二位校友联系没有，并希望她常给他去信，不必客气。秋云马上回信告诉他，明天就要去上海了，和几位同学住在爱华女中。

秋云的父亲光祖是个温良敦厚、与世无争的人，生就一张善良的面孔，任何一个脾气坏的人见了，气都要消三分。这天晚上，他嘱咐女儿，到上海一切要多加小心，上海是大城市，比较繁杂，坏人也多，没有事不要上街，特别是晚上。要出去也不能一个人，找同学陪着一起出去。钱也要放好，如不够用写信回来再寄去。又嘱咐她考试时不要慌张，考不取也不要紧，明年再考。

“不要太省了，”文仙说，“天气太热，买点冷食吃。”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会照顾自己的。妈妈，要是有我的信，请您写张条子转到爱华女中。”

“小风，”秋云又转向秋风说，“我不在家，你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不要再淘气了，你不是还要补考吗？好好准备功课。”

“知道了，”秋风好象一下子变得懂事了，“阿姐，你就放心去吧，祝你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上海交大，北平清华。”

“鬼丫头，倒还有点心眼。”文仙笑着说。

“大家早点睡吧，”光祖说，“阿云明天早上4点多钟就要起来。”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夜里，秋云突然发冷，一会儿又发热，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心想：早不病晚不病

临走却生起病来，明天走不了怎么办？心里着急更觉烧得难受。秋风因为明天姐姐要出门，今晚她和姐姐睡在一头亲热亲热。她一翻身，一只手搭在秋云的路膊上，把她烫醒了，忙问：“阿姐你怎么了？生病了？我去叫妈妈起来。”说罢就要起来，秋云忙把她拉住说不要紧，等天亮了再说。

第二天早晨4点钟文仙就起来了，先去叫秋云，发现她病了，正好楼下有人敲门，知道是英惠和爱琴来了。她下楼去开门，告诉她们秋云病了，她俩上楼来让秋云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再去，她们把爱华女中的地址留下以后就走了。

文仙找了一片阿斯匹林给秋云吃了，让她好好睡一觉，过两天再去。她哪里等得及，恨不得立刻飞到上海。吃完药，又睡了一觉，感到稍微好一些，她心里着急，顾不上头还晕得厉害，想乘下午3点多钟的快车去上海，文仙劝她明天走，她不听。文仙只好让她带上几片药，又叫小风到离家不远的正阳桥堍雇了两辆人力车，把姐姐送上火车，并嘱咐秋云别忘了吃药，到了上海就马上给家里写信。

三 独身主义

秋云右手拎着小皮箱，左手夹着行李卷，吃力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了上海站。她叫了一辆人力车到爱华女中。车子拉到中途，车夫让她转乘三轮车，并让她付了车费。到了目的地，三轮车夫又向她要钱。秋云和他讲理，说在叫的时候是直到爱华女中的，为什么又要加钱？可是车夫说：“你坐我的车就应该给我钱。”车夫反而有理了，并拿住箱子不放。秋云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他一千元。

爱华女中坐落在一条僻静马路的南边，门口有两棵大槐树。一进校门有一个圆形大草坪，草坪中间是用黄花栽成的“爱华”二字，非常醒目，上下各有几条射线。两侧是用石子铺的甬道。秋云进了大门，在门房打听到爱琴和英惠住在女生宿舍二楼三号房间。根据门房值班的指点，她走向左侧甬道。甬道左侧是高大的梧桐树，树叶密密覆盖了半条甬道。右侧是一簇一簇的花木，有玫瑰、茉莉、紫丁香等。秋云走到丁字路口向左拐，走不多远便到了女生宿舍，她走上二楼，在三号房间门口站住，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里面有人说：“请进！”秋云推开门，爱琴和英惠不约而同地惊问：

“你怎么来了？东西在哪儿？”

“我在家里不踏实，”秋云说，“下午好一点，我想还是早点来。我的东西放在门房了。”

“你别下去了，”爱琴说，“我和英惠下去拿。”

宿舍里有四张床，爱琴自愿睡在靠门的床上，英惠的床和她相对，靠在东北墙角。她们把秋云安排在东南角靠近窗户的床上。秋云的对面住着一位也是从外地来上海考大学的华珍同学，她没有在屋。屋里有一张两屉桌竖放在秋云和华珍的床的中间，还有几个凳子。中间拉着一根铁丝，上面挂着各人的毛巾以及洗干净的衣服等。秋云由于离家时走得匆忙，日用品忘记带了，等把床铺好以后，爱琴陪她出去买了洗漱用具等，花了好几万元，东西实在太贵了。

7月12日，报载北平私立仁德大学招生的消息，考试日期比其他学校早，即日报名，15、16两日考试。秋云并不想上私立学校，但她很想去试一试，探一探考题。于是她让爱琴陪她到钜鹿路去报了名，报的是化学系。考试地点在长乐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考试后三周发榜。爱琴和英惠都没报考北方的学校。

第二天，秋云接到妈妈转来的邵、尚二位校友的信。告诉她交大报名和考试的日期，并说已经有长安中学秋云的三位同班男同学住在交大了。其中有一位李纪成同学曾因想入交大而得了精神病，现在当然病已经好了。秋云回信告诉他们，已在上海爱华女中住下，不准备住交大了。

7月15日，秋云一早就起来了，准备去考仁德大学，她并不抱考取的希望，所以一点也不紧张。到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找到了自己的试场和座位。试场可容纳五十人左右，考生到齐后，秋云发现只有五六名女生。考生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地等待着先生发试卷，试卷到手后即埋头答卷。试场内鸦雀无声，只有钢笔划在纸上发出的低微的沙沙声，偶尔有一二下

拿起纸张的窸窣声。有两位监考先生在试场内走动。第一堂考国文，共两大题，一题作文，一题填空白；第二堂考英文；下午考理化。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口试完毕，秋云觉得十分轻松，考得比较满意，特别是数学。回到学校，接到岳平的信。由于秋云去信请他以后不要称她“学长”，他这次来信改称“秋云兄”，她感到很可笑。难道他不知道我是女孩子吗？秋云想道，不是女孩子怎么能住女子中学呢？他信中还说，如果住在爱华女中不方便的话，还是去找邵、尚二君住在交大较好。秋云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有意如此说。他又说7月底不能返沪接待，请她原谅等等。并嘱咐说，初到上海一切要小心。秋云没有想到这位未见面的校友，竟对自己如此客气，如此关心。她自己不会客气，就怕遇到太会客气的人。她这次回信不知如何称呼是好，因他也让她不要称他为“学长”。她想，不如也称他为兄，但又觉得这样太近乎了，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孩子（她是这样断定的）称兄道弟不太好。万一他和自己一样是个女孩子不更成了笑话。她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维持原状。

8月的江南，天气又闷又热，姑娘们一个个都汗流浹背。开窗，外面的热气直往屋里冒；关窗，屋里又闷得慌。只好开一条小缝，有一点节流的风还稍微凉快一点。午睡起来谁也无心看书，爱琴在往地板上洒水，华珍端一盆水放在凳子上，然后坐在床上擦汗。英惠半卧在床上，两个膝盖弓起，使劲摇着她那把小巧玲珑的檀香扇。突然，她把扇子一折，坐起来冲着大伙儿说道：

“姑娘们！别傻愣着，反正热得也看不成书，咱们随便聊